



同济大学 1907-2017
Tongji University



诗歌即人生批评

——马修·阿诺德的诗学研究

吕佩爱 著



同济大学出版社
TONGJI UNIVERSITY PRESS

同济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基金资助

全国高校外语教学科研项目资助（项目批号：2014SH0005B）



诗歌即人生批评

——马修·阿诺德的诗学研究

吕佩爱 著



同济大学出版社
TONGJI UNIVERSITY PRESS

内容提要

英国维多利亚时期著名的诗人兼批评家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不仅是英国文学学术批评的奠基人,也是现代通俗文化研究的开拓者、西方古典人文主义教育的力倡者。作为国内外学界长期以来的文化研究热点,阿诺德的诗学理论、诗作赏析和诗人评价,也引发了中西诗界经久不息的争论和研讨,但一直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本书填补了学界对马修·阿诺德诗学研究的空白,对于文学创作、文学史研究和文学批评等领域的专家学者和学人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诗歌即人生批评 / 吕佩爱著. — 上海: 同济大学出版社, 2017. 5

ISBN 978-7-5608-6904-9

I. ①诗… II. ①吕… III. ①阿诺德(Matthew Arnold 1822-1888)—诗学—研究 IV. I561.0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85571 号

诗歌即人生批评

吕佩爱 著

责任编辑 张 翠 责任校对 徐春莲 封面设计 陈益平

出版发行 同济大学出版社 www.tongjipress.com.cn
(地址:上海市四平路 1239 号 邮编:200092 电话:021-65985622)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常熟市华顺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mm×1092 mm 1/16
印 张 7.75
字 数 155 000
版 次 2017 年 5 月第 1 版 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08-6904-9

定 价 32.00 元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本社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C 目 录

Contents

引言

第一章 马修·阿诺德的诗学理论	6
第一节 诗歌即人生批评	6
第二节 诗歌愉悦的宗旨	9
第三节 诗歌题材的选择	12
第四节 诗歌恰当的表达	14
第五节 超然无执的态度	17
第六节 诗歌评判的准则	21
第七节 诗歌翻译的要义	23
第二章 马修·阿诺德的诗作赏析	30
第一节 信仰之海潮退的哀歌——读《多佛海滩》	30
第二节 我送你远航,却种下忧伤——读《被遗弃的人鱼》	36
第三节 斯人已逝,幽思长存——读《六月之夜》	41
第四节 缘分天定,人难强勉——读《相遇恨晚》	45
第五节 异化的孤独——读《隔。致玛格丽特》	49
第六节 悲怆彷徨,愤懑难解——读《夜莺》	54
第七节 外表光鲜难掩内心质朴——读《诗的艰苦》等	63
第三章 马修·阿诺德的诗人评价	67
第一节 灿烂的英诗之父——对乔叟的评价	67

第二节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对莎士比亚的评价	72
第三节	苏格兰诗学大家——对彭斯的评价	77
第四节	刻画生活的艺术大师——对华兹华斯的评价	79
第五节	真诚与力量的代表——对拜伦的评价	86
第六节	华而不实的天使——对雪莱的评价	89
第七节	希望和幸福的坚守者——对爱默生的评价	91
第四章	马修·阿诺德的诗学影响	97
第一节	在西方诗界的争议	97
第二节	与吴宓等人的渊源	101
第三节	对当今诗坛的启示	103
结语		106
参考文献		108

引 言

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 1822—1888)是英国维多利亚时期著名的诗人兼批评家,在西方思想文化史上享有崇高的历史地位。阿诺德作为批评大家早已为世人所熟知和称颂,而其作为优秀诗人却还存在着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看法。与同时代的诗人阿尔弗雷德·丁尼生(Alfred Tennyson)、罗伯特·勃朗宁(Robert Browning)相比,诗人阿诺德并没有获得其应有的赞誉。吴宓也曾评价说:“安(阿)诺德之诗才,常为其(批评家)文名所淹。”

事实上,阿诺德的文名起源于诗歌,其成就也得到多数人认可。从1849年至1867年,他一共出版了5部诗歌集,创作了130余首诗歌,包括戏剧体诗、十四行诗、叙事诗、抒情诗等各类体裁。在诗歌创作的同时,他还在1857—1867年间被聘为“牛津大学诗歌教授”,作了关于文学批评的系列演讲,如《论荷马史诗的译本》(*On Translating Homer*)《论凯尔特文学研究》(*On the Study of Celtic Literature*)《当代批评的功用》(*The Function of Criticism at the Present Time*)等。此外,他还发表了《诗集》(序言,1853)《论诗》《华兹华斯诗歌选序言》《文学中的现代因素》等评论性文章,阐发了他的诗学理论和批评观点。

但长期以来,国内外学界对于阿诺德的诗学成就存在着褒贬不一、莫衷一是的争论:有人称赞他为英国诗坛的巨匠,也有人将其贬斥为不入流的诗人;有人关注他忧郁悲怆的诗歌风格,也有人探究其劫后重生的文化命题……姑不论这些观点的是与非,单就160年来阿诺德的诗学始终引起学界经久不衰地关注和争论,足以表明他在英国文坛星空的璀璨夺目。

一、阿诺德诗学研究的现状

国外对于阿诺德的诗学研究,主要体现在:一是对阿诺德少数优秀诗作的深入解读,如对《多佛海滩》《吉普赛学者》《隐逸的生活》等名篇的个案研究;二是对阿诺

德诗歌创作文化渊源的研究,如《诗人阿诺德》(Wilfrid King, 1933)《马修·阿诺德的试金石理论》(John Shepard Eells, Jr., 1955)《古典作家对阿诺德诗歌的影响》(Ralph E. Houghton, 1977)等;三是对阿诺德诗学理论的专题研究,如对其文论《诗歌研究》(Mary W. Schneider, 1989)《当代批评的功用》(Timothy Peltason, 1994)进行剖析,对其“人生批评”理论(Donald Stone, 1997)和“超然无执”态度(David Bromwich, 1989)等进行解读。多年来,研究者们对阿诺德的诗学理论及其创作风格一直持有不同意见。有人把阿诺德的诗学理论与文化批评相关联,为其贴上“文化精英主义”的标签(Joseph Selden, 1982; Raman Selden, 2004);有人洞察到“人类永恒的哀伤”是阿诺德诗歌的不变色调,为其戴上了“悲观主义者”的帽子(John McGowan, 2009; William Robbins, 1987; Douglas Bush, 1971);有人对他“超然无执”的批评态度推崇备至(John Bryson, 1954; Lewis E. Gate, 1957);也有人对其“试金石”的评判标准提出质疑(James Russell Lowell, 1986; Stuart P. Sherman, 1917),这些见仁见智的观点为本书研究提供了广阔的国际视野和中外学术交流对话的参照。

国内对于阿诺德的诗学研究,始于20世纪上半叶。1919年,闻一多曾用五言古体诗翻译了阿诺德的《飞渡矶》(*Dover Beach*); 1923年吴宓翻译了《挽歌》(*Requiescat*); 1925年李惟果翻译了《鲛人歌》(*The Forsaken Merman*)等。随后,“学衡派”对阿诺德的诗学理论开展了较多的译介和评价;吴宓还曾以“东方安诺德”自况,表明其对阿诺德的推崇。新中国成立后,虽然阿诺德的文化思想一度被视为保守派代表而备受冷遇,但其诗学理论仍一直受到学界关注。综述如下:一是对阿诺德诗学文论的译介。如殷葆琰翻译的《安诺德文学评论选集》(1958)、伍蠡甫主编的《西方古今文论选》(1984)、盛宁等译的《十九世纪英国文论选》(1985)等,选译了阿诺德关于诗歌宏旨、题材选择、批评功用、翻译风格等方面的著述。二是对阿诺德经典诗作的译介。如罗义蕴等编注的《英诗金库》(1987)、飞白主编的《世界诗库》(1994)、刘守兰的《英美名诗解读》(2003)等,选译了阿诺德的《被遗弃的人鱼》《安灵曲》《吉普赛学者》《多佛海滩》等诗作名篇。三是对阿诺德诗学理论的综述研究。如杨冬主编的《西方文学批评史》(1998)、张玉能主编的《西方文论》(2002)有关章节阐述了阿诺德的“人生批评”理论,钱青主编的《英国19世纪文学史》(2006)曾单列一节对阿诺德的诗歌特点、诗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等进行系统归

纳。四是对阿诺德某些诗学观点作深入阐发。如王守仁的《赋予生存以美的形式——论马修·阿诺德的戏剧片断体诗》(2000)、张建青的《追求超然无执的健全理智——马修·阿诺德的文学批评观》(2007)、刘意青的《评阿诺德“去个人好恶”的文学批评原则》(2009)、殷企平的《夜尽了,昼将至:〈多佛海滩〉的文化命题》(2010)从不同视角作了赏析;王华勇的博士论文《文化与焦虑:马修·阿诺德诗歌研究》则从文化批评的维度尝试解读阿诺德部分诗歌背后的意蕴。这些前人的研究成果,为本书研究提供了重要文献资料,拓宽了基础研究思路,延展了学术探讨的空间。

综上可知,阿诺德的诗学研究在中外学界都受到了较为广泛地关注,也引起了见仁见智的争鸣。但现有成果大多散见于对阿诺德少数诗作和一个或几个观点的探讨研究,尚缺乏对阿诺德的诗学理论、诗作赏析与诗人评价作为一个逻辑严密、相互关联的体系进行的整合建构。另外,作为诗人,阿诺德 20 余年的诗歌创作生涯,130 余首诗歌中也不乏精品力作,但目前国内对阿诺德的诗歌作品,已译成中文的不足 30 首。除《多佛海滩》外,学界对其他诗歌的创作背景、征引典故、意蕴表达和风格特色等,研究成果也非常有限。这不能不说是一大缺憾。

本书拟结合阿诺德诗学理论的科学内涵、阿诺德诗歌创作的深刻意蕴和阿诺德对重要诗人的独特评价,整体梳理把握其诗学理论的文化渊源、深刻内涵、深远影响和实践价值,寻踪其诗学理念与批评实践的发展轨迹,探究其观察社会和解析人生的心路历程,以期弥补上述研究的缺憾与不足。

二、研究的目标、思路和价值

本书在研读阿诺德关于诗学理论、诗作欣赏和诗人评价著述的基础上,聚焦于阿诺德诗学理论的体系建构、诗歌作品的内涵分析和诗人评价的正确理解,期望能达到以下三方面的研究目标:

第一,对阿诺德的诗学理论进行脉络清晰、逻辑严谨、特色鲜明的体系建构。阿诺德关于诗歌的崇高使命、诗歌创作的宏旨、诗歌主题的表达、诗歌题材的选择、诗歌风格的采用以及诗歌评判的标准等观点,构成了阿诺德“诗歌即人生批评”的诗学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也是指导阿诺德诗歌创作及诗人评价的根本指针。

第二,对阿诺德的相关名篇佳作进行力所能及、精准达意的译介、解读和赏析。阿诺德创作的许多诗作名篇,如《多佛海滩》《被遗弃的人鱼》《致玛格丽特》《夜莺》等,在创作背景、征引典故、意蕴表达和风格特色等方面都具有丰富的语义场,从中折射出阿诺德诗意的品味及其创作的心路历程。

第三,对阿诺德的诗人评价进行实事求是、客观公允、全面准确的分析理解。阿诺德依据自己坚守的诗学理念和评判标准,对乔叟、莎士比亚、彭斯、华兹华斯、拜伦、雪莱、爱默生等诗学名家作出了视角独特而又让人信服的评价。本书在细读、梳理和归纳阿诺德有关诗人评价的基础上,就正确理解阿诺德的观点提出自己的分析和思考。

本书研究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在于:

学术价值:阿诺德关于诗歌创作的宏旨、诗歌题材的选择、诗歌风格的采用、诗歌翻译的精准以及诗歌评判的尺度等论述,构成了一个文风犀利、说理透彻、环环相扣的诗学理论体系,而诗歌创作和诗人评价又是躬行其诗学理念的生动阐释。本书聚焦于阿诺德诗学理论的体系建构、名篇佳作的赏析解读及重要诗人的独特评价,形成对阿诺德诗学多维度、多层面的立体式研究,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

应用价值:“诗歌即人生批评”是阿诺德的诗学理念、诗歌创作和批评实践始终贯穿的红线。其中倡导诗歌要高扬真、善、美的价值取向,要坚持崇高、严肃的道德准则,构成了英国文学批评的一种优良传统,也成为英国文学宝库的一道亮丽风景。阿诺德的诗学理论与实践,无疑给当下诗坛文化的扶正祛邪确立了一个指向性标杆,也给中国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事业汇聚了相应的正能量。

三、研究的方法、重点和难点

本书采用文献综述法、文本细读法、比较分析法、历史考察法和综合评判法等,遵循历史与逻辑相统一、传统与现代相观照的原则,深入开展多维度、多视角的研究,并在阐述客观事实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分析,避免议论的空泛和结论的臆断。

重点是以阿诺德诗学发展演变的理路为经,以其诗歌创作和批评实践作纬,结合时代背景、文化命题、济世情怀,形成对阿诺德诗学的整体性、系统性研究。难点有三:

其一,阿诺德本人一直宣称自己的思想“没有体系”,他也疏于构建自己的思想理论体系。许多睿智的观点都散见于不同时期的不同论著中,认真且细致地发掘和梳理这些观点绝非易事。

其二,阿诺德逝世距今已近 130 年,他立足欧洲历史文化传统和资本主义扩张时代所提出的诗学理论,如何适应当下中国的文化语境及后现代主义的时代需求,作为课题研究必须认真思考。

其三,阿诺德的诗学理论对中国现当代许多文学家都曾产生过深刻影响,相关诗学研究论著散见于 20 世纪前期的许多报刊杂志,要广泛收集这些文章并深入发掘其思想内涵,非常有难度。

第一章 马修·阿诺德的诗学理论

马修·阿诺德的诗作被认为是维多利亚时期英国诗歌的代表,其“作为一个病态社会的病态心灵的记录,的确反映了维多利亚社会的心绪走向和发展主线”。^①为什么会有如此的评价?一切皆缘于阿诺德的诗学理论。阿诺德关于诗歌要“严肃崇高”的道德使命、“给人愉悦”的创作宏旨、“卓越行动”的题材选择、“精准恰当”的风格表达、“超然无执”的批评态度、“试金石”的评判标准以及着眼“整体印象”和文体风格的翻译要义等观点,构成了其“诗歌即人生批评”的诗学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既是阿诺德接受西方人文主义传统的文脉体现,也是指导其进行诗歌创作及诗人评价的行动指南。

第一节 诗歌即人生批评

阿诺德生活在英国国力最为强盛的维多利亚时期,也是英国资本主义急剧扩张的辉煌时期。在这样一个物质至上、急功近利的时代,传统的、胸怀宽广的文人(men of letters),正日益被做专门学问的学人和市场导向下的商业写作所替代。正如英国马克思主义批评家、曾任牛津大学教授的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所说,阿诺德代表了“维多利亚最后一代文化伟人——既非学人亦非以文谋利者,而是穿越于诗歌、批评、期刊杂志和社会评论之间,可以说是一种发自公众领域内部的声音……与柯尔律治、卡莱尔和罗斯金等人一样,阿诺德表现出知识分子的两大古典标志,而与学术知识分子形成对照:他拒绝被束缚在单一的话语领域内,他寻

^① 钱青. 英国 19 世纪文学史[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 P181.

求使思想对整个社会生活产生影响”。^①

基于西方人文传统中实证主义的深刻影响与“两希”精神(古希腊的科学精神和古希伯来的宗教精神)的强烈震撼,阿诺德倡导了著名的“人生批评”论。他认为人类精神的理想在于不断扩展自身的能力和智慧,使自己趋于完美;而要实现这一理想,文化是不可或缺的帮手。文化不仅致力于看清事物的本相,获得关于普遍秩序的知识,而且还要付诸实践,使其所构建的完美理念通行于天下,从而显示出文化的道德品格和社会品格。为此,他力图糅合古希腊的科学精神与古希伯来的宗教精神,促进人性的完善和社会的和谐发展。因为古希腊精神(智)与古希伯来精神(行)是影响世界运转的两种力量,它们都以人类完善为终极目标。古希腊精神最为重要的理念是如实看清事物之本相,其主导思想是意识的自发性;古希伯来精神中最主要的则是行为和服从,其主导思想是严正的良知。^② 基于对古希腊精神的推崇和对当时英国社会崇尚希伯来精神太久,过分在意自己的行动的现实,阿诺德认为,英国首要的任务是具备理性精神和科学认识,对待任何知识领域、学科都要运用理性加以审视和反思。这种批判精神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主要精神动力,同时这种批评要保持“超然无执”的态度。只有这种超越了宗派和党派利益的局限、客观公允的批判思考,才能服从事物本性的规律,而对其展开一种精神的自由运用,最终创造出一股纯正和新鲜的思想潮流。

具体到诗歌领域,阿诺德则提出了“诗歌即人生批评”的著名理念。在《论诗》的开篇,阿诺德就对诗歌赋予了神圣而崇高的使命。他说:面对时光的飞速流逝和社会的急剧变革,“没有哪一种信念不发生动摇的,没有哪一种信奉已久的教义不被怀疑的,没有哪一种大家接受的传统不要解体的,”^③而此时,“诗的前途是远大的,因为我们民族会随着时间的前进,在不负自己的崇高使命的诗里,找到愈益可

① [英]马修·阿诺德. 文化与无政府状态——政治与社会批评[M]. 韩敏中,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P7.

② [英]马修·阿诺德. 文化与无政府状态——政治与社会批评[M]. 韩敏中,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P99-100.

③ [英]马修·阿诺德. 安诺德文学评论选集:“评荷马史诗的译本”及其他[M]. 殷葆琛,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P82.

靠的支持。”^①过去宗教把自己物质化在假定的事实里,把它的感情寄托在事实上,而今天的事实却无力支持它。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和生物进化论的提出,西方宗教信仰的支柱轰然坍塌,人们迫切需要寻找新的精神寄托。为此,阿诺德提出,“在诗里,观念是一切,其余的世界都是幻觉,神秘的幻觉。诗把它的感情寄托在观念上;而观念却是事实。我们今天宗教的最坚强的一部分倒是它的不自觉的诗。”“人类逐渐地发现我们必须求助于诗来为我们解释生活,安慰我们,支持我们。没有诗,我们的科学就要显得不完备;而今天我们大部分当作宗教或哲学看的东西,也将为诗代替。”^②阿诺德还引述华兹华斯的话说,诗是“一切知识的精神和精华”。对于这种无以复加的高度推崇,难怪有西方学者评论说,阿诺德把诗歌演绎到了“诗教”的高度。基于这种认识前提,在《华兹华斯诗集序言》中,阿诺德强调,“归根结底,诗是生活的批判;诗人的伟大,在于把观念有力而美丽地应用到生活上——应用到怎样生活的这样一个问题上。”^③如何理解阿诺德的这个观点呢?

首先,诗歌要具有思想性、批判性。阿诺德认为,“诗是人类的最完善的语言,是最接近于表达真理的语言。”^④为此,诗人“应该理解人生和世界,然后在诗中处理它们。现代的人生与世界十分复杂,一位现代诗人的创造如果要具有很大价值的话,其中就必定包含一番巨大的批评功夫,否则它将成为一桩比较贫乏和生命短暂的事业了”^⑤。

其次,诗歌还要具有道德性、严肃性。就是说,诗歌要提供人生的解释和评价,要反映生活的秩序和规则。“诗歌的伟大之处在于它能将观念有力而美丽地应用到生活中,应用到怎样生活这样一个问题上。”而怎样生活是个道德问题。因此,“违反道德观念的诗,就是违反生活的诗;对于道德漠不关心的诗,就是对生活漠不

① [英]马修·阿诺德. 阿诺德文学评论选集:“评荷马史诗的译本”及其他[M]. 殷葆臻,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P82.

② [英]马修·阿诺德. 阿诺德文学评论选集:“评荷马史诗的译本”及其他[M]. 殷葆臻,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P82-83.

③ [英]马修·阿诺德. 阿诺德文学评论选集:“评荷马史诗的译本”及其他[M]. 殷葆臻,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P140-141.

④ [英]马修·阿诺德. 阿诺德文学评论选集:“评荷马史诗的译本”及其他[M]. 殷葆臻,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P133.

⑤ Lionel Trilling. *The Portable Matthew Arnold*. New York: The Viking Press, 1963. P238.

关心的诗”。^①显然,这里的“道德”已经不再局限于伦理学的范畴,而是对于整个生活本身,对于人类经验中某种规律的把握。

再次,诗歌还应该是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结合。人生批评必须与诗的真(poetic truth)和诗的美(poetic beauty)这两条法则完美地结合起来。诗歌必须真实、严肃;“诗歌主张美,主张人性在一切方面均应臻至完善,这是诗歌的主旨”,而且“希腊最优秀的艺术和诗歌是诗教合一的,关于美、关于人性全面达到完美的思想,添加了宗教虔诚的能量,成为充满活力的动因。正因为如此,希腊的优秀诗歌艺术对我们至关重要,能给我们以重大启示”。^②为此,作品内容要富有真理性、严肃性;词语、形式要巧妙、完美。阿诺德认为,“最好的诗的题材与内容上的那种真实与严肃的优美特征,是和风格与表现手法上的那种词汇与行动的优美特征分不开的。这两种优美是密切结合着的,并且彼此是坚持着成正比的。”^③可见,阿诺德也十分重视作品的有机整体性,反对割裂道德内容和审美形式的关联性。

第二节 诗歌愉悦的宗旨

《埃特纳山上的恩培多克勒》是阿诺德早期创作的一首著名长诗,曾作为他1852年诗集的题名之作。但是在1853年,阿诺德在编辑其第三部诗集的过程中,却将之全部删去并一直不肯收录到他的《新诗集》中。直到1867年应友人罗伯特·勃朗宁(Robert Browning)的执意恳请,才再次把它编入诗集。在1853年的诗集序言中,阿诺德专门解释了删除此诗的原委,并由此阐明了他对“诗歌应给人以愉悦享受”的观点。

阿诺德认为,任何一种文艺形式,只要是描述准确、表达贴切、都是有趣的,因为这满足了人们向往各种知识的天然兴趣。但是对于诗歌而言,阿诺德指出,不能仅仅停留在因描绘准确而使之有趣的层面,它应当具有更高的要求。“我们要求这

① Lionel Trilling. *The Portable Matthew Arnold*. New York: The Viking Press, 1963. P343.

② [英]马修·阿诺德. 文化与无政府状态——政治与社会批评[M]. 韩敏中,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P18.

③ 张玉能,主编. 西方文论[M].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P229-230.

种描绘不仅要使读者感到趣味盎然,而且能够激励读者,使他高兴:它必须动人以魅力,给人以快乐。正如赫西俄德所说,缪斯之所以诞生,是她们可以使人‘忘却丑恶,无忧无虑’。所以诗人只给人增长知识还不够,还必须为人类增添幸福。”^①因此,阿诺德认为,诗歌创作的宗旨,仅限于因描绘准确而有趣还不够,还必须让人从中得到愉悦的享受。这种愉悦,不在于表现形式的滑稽或喜剧效果,而在于高尚的思想内容和完美的故事情节;这种愉悦,是比纯粹因精确描绘和增长知识带给人的有趣,更高层面上的一种精神释放。美好的诗歌,不管是喜剧还是悲剧,都内在地蕴含着这样一种本质的东西。阿诺德说:“当人们看到一篇艺术著作中,在表现最悲惨的境遇时,欢乐的感情仍可继续存在,即使描绘最深重的灾难,最强烈的痛苦,都不足以破坏这种情感:情况越悲惨,欢乐越加深;而情况越恐怖,它也就越悲惨。”^②这是优秀悲剧诗歌给人愉悦享受的特质反映。相反,有些情况,即使描绘得再精确入微,也不能给人以诗意地享受。这些情况就是,悲痛的感情无法宣泄于行动之中,精神的痛苦状态持续不断,却没有任何事件,希望或反抗可以使之缓解,只能在其中无奈地忍受一切。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必然蕴含着某种病态的东西,对它们的描写也必然有单调刻板之处。假如这些情况发生在真实的生活里,它们是令人痛苦的,而不是悲惨的;将其表现在诗歌里,也是令人凄楚的,而不是悲壮的。这就违背了诗歌要给人以愉悦的宗旨,因而不能成为诗歌的好题材。

在这里,深悉古典的阿诺德承袭了古希腊罗马文学中“寓教于乐”功用的优良传统。被尊为“西方哲学和文艺理论奠基人之一”的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中提出诗歌“不仅要给人带来愉快,而且对国家和人生都有用”的观点,强调了诗歌的社会功用。被誉为“西方科学之父或知识之父”的亚里士多德,在他的《诗学》中提出了“净化”说,认为诗歌,尤其是悲剧诗的功用是“使人宣泄心中怜悯和恐惧的感情”,从中获得“特殊的快感”和满足,使心情得以轻松、愉快,使心灵得到净化。被冠以“古罗马最伟大的诗人”之称的贺拉斯,则进一步提出了“寓教于乐”的观点,认为“诗人写诗的目的是给人以益处和乐趣,使读者觉得愉快,并且教人如何生活”,

^① [英]马修·阿诺德. 十九世纪英国文论选:诗歌题材的选择[M]. 吴苏敬,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P182.

^② [英]马修·阿诺德. 十九世纪英国文论选:诗歌题材的选择[M]. 吴苏敬,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P183.

强调诗歌要发挥娱乐和教化的双重作用。在充分吸收古希腊罗马先哲大师们睿智思想精髓的基础上,阿诺德对诗歌的功用与宗旨作了进一步的归结和扬弃。在他看来,诗歌不仅要有精确的描绘、深邃的思想,而且要给人以启迪、给人以希望,这是构成诗歌愉悦宗旨的根本。悲剧中的惨烈描绘并不会破坏诗歌的愉悦意境,关键在于这种悲悯和惨痛要有宣泄、要有缓解、要有出路,这是阿诺德提出的美好诗歌的创作要求和评价标准。任何文艺作品在某种意义上说都是由“结”和“解”两部分构成。“结”就是作者观察自然与社会,思考并提出问题的过程;而“解”则是作者对问题的解决方案。在“结”中,描绘得悲惨、恐怖并无大碍,关键是要有“解”。作者必须在提出问题的同时,设置某种解决问题的办法,要么是给人以努力的方向或希望,要么是采取竭力地反抗或行动,从而使“结”有所归依、有所寄托。相反,如果只有“结”而无“解”,那么无论这个“结”描绘得多么精彩、有趣,多么精确、紧凑,它也必然含有“某种病态的东西”。在阿诺德看来,这个“解”的内容必须是积极的,它必须“有某种事件,希望或反抗”以缓解“心情的凄怆”和“精神的痛苦”,而不是一种绝望、无奈、顺从或逃避。事实上,在处理“解”的过程中,诗人提出了某种解决问题的路径,表明他对世界和人生的基本态度及其价值取向。真正伟大诗人的“解”能够使读者开启心智,增加对生活的感悟,并在这种启迪、领悟和感化中使精神得到升华,由此获得更高层次的愉悦。

阿诺德创作的《埃特纳山上的恩培多克勒》一诗,描绘了古希腊哲学家、科学家恩培多克勒(Empedocles)在幻想破灭后的沉思默想,但结局以主人公在西西里岛的埃特纳山上绝望自杀而告终。阿诺德认为,将该诗从诗集中删除的原因,虽非因其事件发生的年代久远而意境荒疏,亦非因其内容描述的辞不达意而着意废弃,但却因其行动属于上述的“病态”情形而在“诗意”上有缺陷,由此不得不忍痛割爱。可见,阿诺德对于“诗歌应给人以愉悦的享受”有着严格的要求。对于阿诺德的这个观点,鲁迅先生在其著名的小说《药》中,有着生动的呈现。《药》的本身是个悲剧,鲁迅喻示用这个可悲的故事来唤醒人们愚昧麻木的精神和思想。但在小说的结尾,鲁迅在夏瑜的坟头特意安排了一个红白相间的小花环。这个花环便成为了中国革命力量的象征、未来希望的象征、坚持理想的象征。它给人以鼓舞、以激动、以信心。它既表达了鲁迅对革命烈士的怀念与赞颂,也表达了他对革命前途的一种乐观:这是革命力量必将最终胜利,为革命牺牲的志士的遗愿必将实现的象征。

从这个意义上说,吻合了阿诺德关于悲情和痛苦要有宣泄、有希望、有出路的理念。

第三节 诗歌题材的选择

阿诺德认为,诗歌要实现给人以愉悦的宗旨,就应当具有一个不分人种、语言、国别,并贯穿于一切时代的永恒对象。他说:“各国的、各时代的诗的不变的对象是什么呢?是行动;是人类的行动;是本身要有内在的兴趣,然后由诗人用艺术手法传达出来的行动。”^①这种行动本质要优秀,否则光凭诗人高超的表现手法也难掩其瑕疵。所以,诗人的首要任务就是必须选择一个卓越的行动。

那么,怎样的行动才是最卓越的呢?就是那些能最有力地打动人类伟大的,根本的情感,那些人类永恒的,不随时间推移而改变的基本情感。这些情感是永久不渝、始终如一的;而引发这些情感的行动,必定也是永久不渝、始终如一的。“行动更伟大,人物更高尚,处境更紧张,这是一首诗歌能引起读者兴趣的真正的也是唯一的基础。”^②所以,针对有些批评家提出诗歌要吸引公众注意力,诗人必须抛弃已被详尽发掘的古代题材,而选择新颖有趣的现代题材的错误观点,阿诺德指出:“一个行动的现代性或古代性与它能否用诗歌来表现,是不相干的;而是取决于它的内在性质。对我们天性的基本方面,对我们的热情来说,伟大而热情的行动永远是有兴趣的;而兴趣之大小完全取决于它的伟大和热情。”^③因此,比较千年以前人类的伟大行动和今日人类平凡行动的趣味性,尽管现代诗人能对后者极尽描述之能事,并能运用诸如现代通行的语言、人们熟知的方法和当代事件的引证等许多有利的条件,可以一时影响我们的情感和兴趣,但是,“诗是属于我们永恒的激情的领域之内的东西,只要它能引起永恒的激情的趣味,人们对于其他附属的感情的要求,自然

① [英]马修·阿诺德. 阿诺德文学评论选集:“评荷马史诗的译本”及其他[M]. 殷葆臻,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P117.

② [英]马修·阿诺德. 十九世纪英国文论选:诗歌题材的选择[M]. 吴苏敬,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P185.

③ [英]马修·阿诺德. 十九世纪英国文论选:诗歌题材的选择[M]. 吴苏敬,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P184.